

慢铜陵

□张麒

铜陵，是我工作、生活二十多年的地方。这次回铜陵探亲，住了两个多月，朝夕相处，感受到了铜陵的性格特点，收获不小。

铜陵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它的慢。慢，是有比较的，和深圳比，它确实是要慢一点，但却透出一点和从容优雅。多年不见的女同事见到我，一下子按住摩托车，笑就一直挂在脸上：“张老师回来啦，这么多年未见，一点都没变……晚上我们几个请你吃个饭，就在山海居田园。”我拒绝不了，就去了这个饭局。纯粹的江南风味，在水边上，还有那片青翠的山。那绿树，木楼，木地板，江南小巧玲珑的服务生穿梭说着家乡话，还不时夹杂着咯咯的笑声，听着特舒服。饭前自然是要搓蛋的，那是他们的事，我在一旁坐着。搓蛋是两副扑克牌的游戏，四个人玩的。什么拖2字的，窝2字的，竞争激烈得很呐，也相当耗时间。一局下来，差不多要四、五十分钟。这搓蛋里面，有好多学问，好多技巧，尤其是做人、处世和生意的技巧，都藏在里面。譬如你左突右挡，使出浑身解数想冲杀出来，那个一直弱弱的上手突然甩出五个头来，你一下子懵了。商场就和战场一样，危机重重，你稍有不慎就会全军覆没。我的朋友中，有好几个

都在做铜的生意，这么多年了经历过风风雨雨，沉沉浮浮，走到过波峰，也跌落到波谷。尤其是国际市场上风云变幻，铜价涨涨跌停，没有常态。但他们一点不气馁，你涨，我就抛出去；你跌，我就攥在手中。这几年，伦敦铜市一直红火，铜价暴涨，朋友们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这就像搓蛋，搓蛋里有生意经。我一点也不埋怨搓蛋是消遣、慢节奏了。慢，是快的潜行，这里面的学问深着呢！

铜陵，是产铜的城市，因铜而得名。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节奏是缓慢的，整齐划一，规规矩矩。人们行动单一，循规蹈矩，没有参照物和可比性，加上地处徽州一带，民风淳朴，温良敦厚，慢，自然就成了特色。二十多年前那场“醒来，铜陵”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把山城铜陵唤醒了，有了差异化的东西进来，有了竞争和商品经济意识，但仍旧改不了那种优雅和闲适。

小城，一如摩托车在潜行。停停走走，收缩自如，掉头也快，加速也快，遇到突如其来变故，它一点也不慌张，宛如一条游龙。“游龙潜行”，这几年，铜陵在美丽乡村建设和沿江旅游上迈开了步伐。诸如犁桥村、滨江公园等项目都是后发制人的，深受居民群众喜爱，外地游客追捧的，也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表扬。我的一位在市政府工作的朋友对我说：“铜陵，是李太白乐游而不思归的地方，迷散着李太白的气息，迷散着大唐的气息。烟呀、酒呀、搓蛋的吵嚷，只是它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已，你要走到它的内心，从内心深处感受它时代的节奏！”

陈瑶湖史话

□周大钧

碧波浩渺的陈瑶湖与长江相连，在秋高气爽之际，有数以万计的候鸟在湖面上停歇、觅食、飞翔，蔚为壮观。

陈瑶湖位于铜陵市郊区，是普济圩的母亲湖，原名洋洞湖，又名杨东湖、陈洋湖。新中国成立以前，湖区有河道与枫沙湖、白荡湖、泄湖和竹丝湖相连，芦荻水草丛生，汛期汪洋一片。流域面积243平方公里，村落星罗棋布，濒湖随潮田十年九涝，村民糠菜半年粮；遭遇大灾之年，江洪暴涨，山洪倾泄，村镇田园顿成泽国，庄稼颗粒无收，灾民四散逃荒，啼饥号寒，苦不堪言。据《桐城县志》记载：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桐城知县陈于阶始筑江堤，拉开垦陈瑶湖序幕。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民间在老洲兴筑永久圩和正大圩，因堤身矮小单薄，收效甚微。民国初年，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的重要历史人物安徽都督、寿县人柏文蔚倡议修复江堤，展现“普济众生，慈悲为怀”的理念，普济圩之美名初现端倪；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仅筑成裕丰圩、小红杨圩等小圩。民主革命人士朱子桥先生以工赈名义续修六百丈干堤，即今普济圩农场三分场外围江堤，经1933年、1935年，江洪冲刷，堤土尽失。1936年春，桐城县长徐国治再次发动培修长江干堤和内圩堤，计划在王家套和土桥建闸，开发陈瑶湖20余万亩可耕地，未能如愿。

抗日战争期间，日寇侵占沿江北岸汤家沟、老洲头、土桥，兵连祸结，生灵涂炭，致使垦区荒民逃散，所筑圩堤损毁殆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还都南京，旅京皖籍知名人士于1946年12月13日在南京开会，依法成立普济垦殖社，推举柏文蔚为总经理，刘和鼎为代总经理（肥东人，抗战期间担任国民党军队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周鼎珩为副总经理（周潭人，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处长），许世英为理事会理事长（东至人，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段祺瑞执政府内閣总理、安徽省省长等要职，时任总统府高级顾问等职）；社址设在周潭龙王嘴周姓祠堂，南京碑亭巷及芜湖设有办事处；1947年4月3日在周潭举行普济垦殖社与产权代

表会签订合同大会，刘和鼎、周鼎珩和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在华副执行人吉尔·卜屈克及南京国民政府、省府、县府有关官员赴会。由于民工不足，工程时断时续，自1947年春至1948年冬，仅完成夹山至梳梳台内圩堤线20余公里、土石方36万余立方米，紧接着蒋家王朝风雨飘摇，货币极度贬值，堤工食宿无着四散逃离，地方政府官匪勾结，借征民工之名行拉夫役抓壮丁之实，工程被迫暂停。

1949年1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先头部队进驻龙王嘴，普济垦殖社总部秘书以下14名员工被传讯，于是解放军该部政委陈继贤等军政领导人了解到普济圩垦殖社的历史渊源、垦殖过程及存在困难，释放员工，扶持工程照旧进行。4月20日，百万雄师胜利渡江，芜湖市解放，普济垦殖社及寄存芜湖办事处的全部财产和文书档案交由皖北行署接管。8月，皖北行署派王进臣等同志到龙王嘴接收普济垦殖社并开荒建场；9月，行署财政处会同农林处议决，成立新的普济垦殖社。1950年2月，行署农林处批准在灰河成立普济圩农场；4月，改为普济圩国营农场；9月，成立普济圩农场总场，总场设办公室、会计室、技术室、工程科、工程科，下设灰河、苍芜、青山三个分场、一个机耕队，总场场长由农林处领导彭光福兼任，归华东农林部和皖北行署农林处双重领导。1951年1月，农场生产业务升格为中央农林部直接领导。同年7月，根据中央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经皖北行署批准，皖北行署公安局选择普济圩区域建立劳改总队，由农场划拨三至五万亩土地，组织劳改犯人劳动生产。1952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建五师10886名官兵进驻普济圩，成立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团及师直属单位，原农场干部及勤杂人员108人、农工982人归属农场建五师管辖。全师指战员以战斗姿态、改天换地精神和艰苦朴素作风，官兵一致，雷厉风行，仅用半年多时间，拉开圩区建设框架，全面构建基础建设，兴修公路50余公里，架设电话线路50余公里，完成土石方50万立方米，兴建师团部大批住房，移交资产320万元；1953年1月，农建五师奉命赴朝参战，农场全部交由安徽省公安厅接管经营，成为劳改农场。从此，普济圩农场初现雏形，逐渐成为今日的米粮仓、瓜果园。

小城，秋风中飘落一片树叶，暑热中夹杂着一丝丝凉意，期待“天凉好个秋”。

立秋不代表暑热全然消退，此时“秋老虎”余威尚存，中午仍有些炎热，但一早一晚比较凉爽了。树木翠绿还是季节的主色调。前几日烧烤模式下的酷热，悄悄切换到秋凉模式。一阵阵惠风拂面，仿佛有三月小阳春的感觉，但到真正凉爽的秋日还需要一些时日，小城“秋老虎”的余威未尽，还要在江南小城中反复肆意几回。

立秋有三候：“初侯凉风至”，秋风在树林间穿行，拂过衣袖，即便那么轻灵，也觉丝丝凉意袭来；“二候白露降”，白天日照仍很强烈，夜晚的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了一颗颗晶莹的露珠。清晨，微凉的凉风拂过面颊，舒爽



晚荷（诗配画）

□吕达余

池塘无绪又重逢，疏放萧然映碧空。
直挺莲蓬偏有力，斜倾花瓣已随风。

一痕浮水遣娇影，多雨秋波销锦红。
摇曳向人须省得，明年不复是今红。

一部《聊斋》传千古

□殷修武



滴水崖

“一部聊斋传千古，十万进士化尘埃。”这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曾写的一句诗。

莫言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演讲时，自称是蒲松龄的传人。他说：“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在别的场合，莫言还说过：“如果蒲松龄金榜题名，蟾宫折桂，肯定也就没有《聊斋志异》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蒲松龄一生科场不得意，其实是上天成就了他。因为在山东淄博历史上考中进士的人就达数百人，但都没法跟蒲松龄相比。时至今日，蒲松龄不仅是淄博的骄傲，是山东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全人类的骄傲。”

笔者从高中一年级就读过《聊斋志异》，后来参加工作又仔细看过一遍。在我心中产生了对蒲松龄的敬慕之心。因此，便趁着采访的机会曾两次到蒲松龄的故居参观。《聊斋志异》共收集491篇小说，其中多属于写鬼写妖、刺贪刺虐之说。蒲松龄一生坎坷，清贫寂寞，忧愤难平，故在其著作中借鬼狐揭露贪官污吏的贪婪、奸诈、昏庸、无耻，辛辣讽刺了假恶丑现象。但是，蒲松龄生活在普通老百姓之中，内心深处蕴藏着对真善美事物的深切关爱。在他的笔下不仅写了很多诚实坚毅的人，如《席方平》等；还写了一些善良、忠义、知恩善报的义兽善禽，他在《鸿

风吹小城一片秋

□陈之昌

宜人；“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食物充足，温度适宜，在微风吹动的树枝上得意地鸣叫着，但声音一日比一日减弱，秋凉的气息渐渐浓厚，它好像也在告诉人们：炎热的伏暑已经过去了。一候为5天，立秋15天，逐渐变凉。此时，小城道路两旁的紫薇树花开得正艳，有粉红、大红、白色，在初秋季节里灿烂地绽放；东联镇乡村田野稻浪滚滚，田野里一片金黄；西联镇荷花送来阵阵幽香，亭亭玉立的莲蓬频频向人点头致意……

唐代齐己在《新秋》一诗中写道：“始惊三伏尽，又遇立秋时。露彩朝还冷，云峰晚更奇。望香禾半熟，原迥草微衰。幸好清光里，安仁漫起悲。”这首诗清雅有趣，写尽初秋景色，生活味浓郁。在这样一个初秋，我带着一份美好的心情，选择一个周末，远离城市繁华

和喧嚣，走进市郊农林村，观赏城市后花园美丽初秋景色，一个群山环抱的昔日封闭小村，如今成小城市休闲之地。路旁毛栗树、梨树、柿子树、石榴树等挂满累累果实，农家姜田里生姜正在拔节成长，村民家鸡鸭在小院悠闲行走，大叶菊、紫薇花等成了一片花的海洋。丝瓜吹着金黄的小喇叭，冬瓜挺着大肚子，田野里水稻茂盛，稻穗已伸出大半个头，穗上的小花随风抖动香气。我躺在青草地上，仰视高旷的蓝天，看云卷云舒，聆听山林中潺潺的溪流之声不绝于耳，田垄上禾稼已经半熟，田野远处绿草显出微微衰枯之意；清明皎洁的秋辉映照其间，让人领略江南初秋田野的靓丽和成熟之美。

初秋的雨少了一份急躁，多了一份柔媚。雨，滴在手背上凉凉的，沁到心

间，一股凉爽从心底漾起。秋雨，缠缠绵绵，像剪不断的丝，密密麻麻，轻柔地飘下来，落在草木上，沙沙作响，一片叶缓缓飘落，落得轻柔、落得坦然。这样秋雨中，我漫步在天井湖畔，一边听雨滴落地声音，一边吟咏着戴望舒的《雨巷》，朦胧中，一个丁香般的姑娘，那个举着油纸伞消失在烟雨蒙蒙的巷口，留下的背影让人遐想。这里的一切如一首婉约的诗，湖畔一花一木在秋雨中都充满了灵气，营造着小城灵动和诗意。

“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季节正悄然转换，自然界万物忽然“惊起”，觉察到秋的来临。走在小城道路上，行道树绿颜色更深了，微风中飘来一阵阵树木花卉的清香，踏着秋天的节拍，融入小城多姿多彩的美丽秋景之中。

走近古楼兰

□邹程

古楼兰——中国西部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名，曾是我少年时一直心驰神往的地方。

6月底，笔者随东南大学几位老师，一行八人两部车，以219国道为主线，开启了广西、云南、西藏和新疆自驾游旅行，历时四十余天。新疆是此行的最后一站，终于圆了我近半世纪的梦想。

8月4日，我们由民丰去若羌。这两天，我们的行程路线几乎是围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转了半圈，于是，大家嚷着想零距离接触一下这个中国最大的沙漠。

出了民丰县城，沿着著名的沙漠一号公路向前进发，走了不到一个小时便进入沙漠，大家脱了鞋袜奔向沙丘，用手机狂拍起来。光着的脚板踏在细腻的沙粒上，比足底按摩还舒服。旁边不远处的胡杨林此时正泛着青色，虽比不上秋天的金黄和冬天的沧桑，倒也给单调枯燥的大漠增添了一抹生机。远处一望无际的沙丘像金色的山峦，招致女人们大惊小怪的欢呼……

下午四点不到，我们抵达若羌，直奔楼兰博物馆。这是我们若羌之行的主题。在楼兰博物馆的旁边，看到一座徽州大厦，估计是我们安徽人开的酒店。徽商无处不在。

在博物馆内自由浏览了半个小时，算是“热身”。四点半，出现一位讲解员，百十位游客紧密团结在讲解员身边，聆听古楼兰壮阔而神秘的历史。

古楼兰是古代西域的一个国家，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至哈密，人口14000多人。楼兰古城基本呈正方形，总面积10.82万平方米。楼兰古国在公元前176年前建国，公元630年突然神秘消失，持续了800多年的历史。楼兰城廓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要冲重镇，更是丝绸之路历史的第一站。张骞先后两次带团出使西域，历尽千辛万苦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通道，司马迁用四个字评价张骞的伟大历史功勋：“张骞凿空”。楼兰在汉朝统一西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77年，楼兰更名鄯善。鄯善以若羌县为中心先后统一了小宛、精绝、戒卢和且末等鄯，成为西域绿洲大师。西汉时，西域有三十六国，当时的国又称“廓”。汉宣

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在乌垒城（古西域一小国）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诸国自此受西汉中央王朝管辖。

楼兰又是若羌的古称。若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现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183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若羌的许多重要文物遗址位于戈壁荒漠中，受人为影响较小，科研价值极高。

如今的若羌县，面积20.23万平方公里，抵得上我国江苏和浙江两省面积加起来那么大，成为了中国面积最大的县，而人口却只有8.07万。若羌的发展空间很大，发展潜力不可限量。

